

# 1

## 苏热阿布卡特爸爸



“你得自己装好整个暑假要用的东西哦。”妈妈对我说，并把我的旅行包递了过来。这是一个全新的旅行包，是去年冬天我们逛商场的时候买的，它跟《荒野求生》节目里贝尔背的那个背包很像。由于我的梦想是当一个冒险家，所以我央求妈妈买下了它。

我想去的第一个地方是北京，我喜欢飞机、大炮，听说北京的军事博物馆有很多飞机、大炮。看完飞机、大炮，我还要去一下动物园，在那里可以看到真的老虎和狮子，还有大象和灰熊。之后我可以从北京去任何地

方，因为北京是首都，交通很发达。

但是现在，这个愿望泡汤了，我旅行的第一站变成了一个叫库如奇<sup>①</sup>的地方。

虽然妈妈说我得自己装好整个暑假要用的东西，但她还是站在我旁边，两条胳膊像拧麻花似的抱在胸口，一会儿指指衣柜，一会儿指指抽屉，还告诉我“千万别忘了暑假作业”，这句话她说了三四遍。

这是我上小学之后的第二个暑假。

放假之前，妈妈没有像去年夏天那样到处打电话给我联系书法班、英语班、口才班。我最不喜欢去书法班了，因为要用毛笔写字。毛笔，就是笔尖是毛的笔，但是它不像铅笔那样自己就带颜色，还得蘸黑黑的墨汁才能写出字。每次上书法课，我都小心翼翼的，可不是把那些黑黑的墨弄到脸上就是弄到衣服上。谁要是写得不好，书法老师都用一样的话批评——老蟑爬的啊？意思就是蟑螂腿上沾了墨汁在纸上爬过去才能这么难看，他总用这句话说我。

---

① 库如奇：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的乡村。

妈妈没有到处打电话，我心里美滋滋的，虽然自己还没想好这个暑假应该干些什么。不料期末考试一结束，妈妈就告诉我，她准备让我去一个叫库如奇的地方，她还说之前一直没有告诉我是怕我激动得考不好试。

“你可以用你的旅行包了哦。”她对我扬了扬眉毛。

“在哪儿？”我问。我一点都不激动，因为第一站并不是北京。

“就在离尼尔基镇<sup>①</sup>不远的地方，坐汽车两个小时就到。”她说。尼尔基镇就是我居住的地方，也是我出生的地方。

“为什么要去那儿？”我又问。我已经开始不大高兴了。

“你的爸爸在那儿。”她答。

“啥？”我大喊了一声，学着班里农村小孩的口音，他们总是喜欢把“什么”说成“啥”。在大喊大叫的时候，这个字好像比“什么”能发出更大的声音，所以我和小伙伴说好，只要是大喊大叫都用“啥”。

我之所以这么惊讶，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爸

---

<sup>①</sup> 尼尔基镇：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南部。

爸，也很少听妈妈提起他。

“他叫阿布卡特。”妈妈第一次说起了他的名字。

嗨！四个字！我终于知道自己这个蠢名字的由来了，我的名字甚至比他还多一个字！我的全名叫苏热塔斯格，妈妈好像也知道这名字很长，所以平时只叫我“塔斯格”。喜欢我的老师，比如数学老师也这么叫我，因为我的数学成绩挺好；不太喜欢我的老师，比如英语老师，从来不嫌我的名字长，总是五个字五个字地喊。我同桌说，兴许她不是因为我的英语成绩不好而不喜欢我，而是她觉得五个字念起来更像英文呢。我觉得我同桌真是个好人。

“塔斯格”在达斡尔话里是“老虎”的意思，“苏热”就是姓了。

等等，如果我姓苏热，那么爸爸肯定也姓苏热，所以他的名字应该是“苏热阿布卡特”。哈哈，那我就不是名字最长的那个人啦！

我问妈妈：“那他全名是苏热阿布卡特吧？”

妈妈说：“就是阿布卡特。”

我皱着眉头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妈妈说：“就是阿布卡特。”

我说：“他没有姓吗？”

妈妈说：“有啊。”

我说：“姓什么？”

妈妈说：“苏热啊。”

我说：“那他就是叫苏热阿布卡特。”

妈妈说：“没有，就是阿布卡特，户口本上没有苏热这俩字。”

我说：“那我为什么有？”

妈妈说：“我觉得五个字特别帅呀，哈哈。”

她根本不知道我有多讨厌这个名字，尽管我已经告诉了她很多遍。我无数次地告诉她，我们班上只有我一个人名字是五个字，别的同学都是三个字，而且跟我玩的那几个小子总是把“塔斯格”喊成“瓦斯罐”。

妈妈说，因为你是达斡尔人。

可是我们班的孟冬雪也是达斡尔人，他的名字就是很正常的三个字。

妈妈又说，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。

我已经八岁了，真不知道她说的长大到底是多大。

我说：“我不管，我就要管他叫苏热阿布卡特。”

妈妈说：“你不是应该叫他爸爸吗？”

这个时候，我们已经走出了校园，我看到眼镜叔叔的黑色轿车停在路边，他笑容可掬地靠在自己的车上对我们挥了挥手。

这个眼镜叔叔是几个月之前、大概就是我二年级下半学期开学后不久，开始出现在我们身边的。他可帮了妈妈大忙，现在只要妈妈在医院忙不开的时候就让他来接我放学，毕竟妈妈在急诊室上班，经常会有个突发状况。眼镜叔叔没出现以前，我有时只好自己回家，这又会让妈妈担心得要命，怕我被车碰到啦，怕被人拐跑啦……

妈妈告诉我，这个眼镜叔叔想成为我的“爸爸”。我很纳闷，他怎么“成为”我的爸爸呢？爸爸妈妈们不是应该在小孩子出生以前就存在的吗？我一直想象的情况是，有一天会出现一个男人，然后妈妈告诉我，他“是”你的爸爸，而不是他“成为”你的爸爸。况且我应该已经有一个爸爸了，我每次向妈妈问起爸爸的事情，她都会告诉我：你的爸爸在很远的地方。

这个眼镜叔叔出现的时候，妈妈让我喊他“liáng”叔叔。既然他已经是叔叔了，为什么又要变成爸爸？这个可不是随便就可以变的吧。妈妈给我的解释是，其实

这个世界上有两种爸爸，一种是你的亲生爸爸，你们是有血缘关系的，另一种是因为后来跟你生活在一起，所以你也得喊他爸爸。

我问：“如果有一天他不跟我们生活在一起了，那我还喊他爸爸吗？”

妈妈摇摇头，说：“哦，如果那样的话，就不用了。”

我恍然大悟地点点头，说：“我明白了，他是一个临时的假爸爸。”

妈妈说：“也不一定是临时的呀，也许就可以生活一辈子呢。”

我说：“嗯，反正他是假爸爸。”

妈妈说：“这个不叫假爸爸，叫后爸爸，就是后来的爸爸。”

我说：“就是童话里说的‘后妈’那样的后爸爸吗？可是童话里的都是妈妈死掉了，爸爸娶了新的女人才叫后妈，我爸爸又没有死，不是在很远的地方吗？”

妈妈无奈地挠了挠头，想了半天，然后说：“不一定得死，只要不在一起生活了，就可以找后妈妈和后爸爸。”

我问：“那我什么时候开始叫他爸爸？”

妈妈说：“我会通知你的。”

其实我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叫他爸爸，就是等他和妈妈结婚之后，但我不会主动叫的，除非妈妈通知我的时候。要不我叫一个根本不是我爸爸的人爸爸，多没面子？况且也不知道他能当后爸爸当多久，更别说童话里面讲的后妈们没一个好人，都对小孩不好，谁知道后爸是不是也那样？

所以，我现在叫他“liáng”叔叔。

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冬雪还没开始融化，我听见妈妈嘴里说出这几个字儿的时候，它们是随着白白的哈气冒出来的。这时，凉凉的感觉一下子涌遍我的全身，那个时候他是凉叔叔。那天他脱掉羽绒服，里面穿的是黑色的西服套装，头发油花花地贴在头皮梳向后面，再加上他眼睛上那副金丝边眼镜，让我立即想到了日本动漫《海贼王》里面阴险的坏蛋克洛船长。他们长得有点像，可我不是橡皮人路飞啊，我有点害怕，就更觉得他很凉。

但是妈妈告诉我，姓 liáng 的 liáng 不是冰凉的凉，然后我以为就是每到假期《学生手册》上老师给我写的



“良”。我对这个字印象也不太好，因为受老师宠爱的那些好学生手册上写的都是“优”，这个字让我有一种不如人的感觉。但是妈妈又说，姓 liáng 的 liáng 也不是这么写，她给我写在了纸上，可是我们班没有一个人姓这个姓，看样子也不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姓。

总之，我觉得自己并不是很喜欢他。

我跟着妈妈一起走向他，他打开了黑色轿车后座的车门等着我钻进去。突然，我产生了一个想法，我怀疑这次暑假之行和他有关，因为在他出现之前，妈妈从来没有跟我说过库如奇这个地方，也几乎没有跟我说过亲生爸爸的事。这个念头一产生，我就更加觉得他看上去很阴险。他那副眼镜在太阳光底下反着光，让人看不见他的眼睛，只有两个白白的方块，也不知道他在看谁看哪里，特别吓人。

我觉得我必须问清楚，所以我停下了脚步，抬头看着妈妈。

我问：“你和我一起去库如奇，对吗？”

妈妈蹲了下来，她蹲下来之后比我矮，然后她抬起眼睛看着我。我已经知道答案了，她一蹲下来准没好事。

每次当她觉得需要跟我商量什么我不喜欢的事情时，她就会蹲下来，好像她变得比我矮了之后，我就会很高兴地接受我不喜欢的决定似的。那多半也不是商量，倒不如说是她站在那里对我发号施令。

我别过头去不看她，我说：“我知道了，可是为什么？”

她扶住我的肩膀，把我的脸扭正，说：“我不想让你还没有见过亲生爸爸的时候就有了另一个爸爸，我希望你见见他。”

我说：“见就见呗，你带着我去见一下不就行了吗？”

妈妈说：“那我换个说法吧，我希望你了解他。你知道我为什么很少跟你提他吗？因为我不想你对他的印象来自于我的描述，我希望你用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去了解他。”

我说：“那你为什么不能跟我一起去？是因为他吗？”我用眼睛瞟了瞟那个眼镜叔叔，眼镜叔叔是我内心里对他的称呼。

妈妈说：“当然不是了，因为你爸爸也有自己的家庭，我不能住在那里，况且我还有工作，一个暑假的时间还是很长的。”

我又大喊：“啥？一个暑假？”

妈妈说：“当然，这要看你，如果你待了几天实在不愿意待，可以接你回来。”

眼镜叔叔看我和妈妈说了半天，便关上车门走到我们旁边，跟着妈妈一块蹲了下来看着我。即使他蹲下也比我高，不过这样我就可以看到他眼镜后面的眼睛了，倒让我感到心安一些。

他说：“我就说他不会想去的，对吧，塔斯格？”

因为可以看到他的眼睛，他又在替我着想而说话，我对他的印象便好一些了。他接着对妈妈说：“库如奇，那是乡下，他爸爸还养着那么多马，又脏又臭的，你让孩子怎么待啊？都这个时代了还养马，这不是不正常吗？养马能赚钱吗？你自己都受不了他离开他了，还让孩子去跟他搅和什么？”

我对他的好印象一下子灰飞烟灭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虽然我从来没见过我的亲生爸爸，但当眼镜叔叔这么说他的时候，我特别特别不高兴。那是我的爸爸，又不是他的爸爸，他凭什么说他不正常？

我赌气地说：“你说得不对，我很想去，我觉得养马

非常有意思。”

他张大了嘴巴看着我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，这就是我要的效果。

这些话一说出来我就后悔了。但是必须得等到眼镜叔叔离开之后，我才能对妈妈说，不然我当着他的面跟妈妈撒娇求饶也太没面子了。可是直到晚上九点，妈妈催我上床睡觉时他也没有离开，我告诉妈妈明早早点叫我起床。没想到等我醒来的时候，眼镜叔叔又敲门进来了，还拎着一个装着早餐包子的塑料袋，妈妈说她没有叫我早起是因为想让我在假期第一天多睡会儿。

妈妈告诉我，她已经跟一个开吉普车的叔叔约好了，他是爸爸的朋友，今天午饭过后就带我走，她会送我去的，说完把全新的旅行包递给了我。

我一边装包一边气鼓鼓地说：“妈妈，你是个骗子。”

妈妈说：“我怎么了？”

我把声音吊得尖尖的，学她的话说：“‘爸爸在很远的地方’，库如奇，坐车两个小时就到了，很远吗？”

妈妈摇了摇头说：“对不起了，我以前是怕你闹着要去嘛。”

我说：“为什么现在又突然让我去？”

妈妈说：“我觉得你已经长大了。”

她说话真是自相矛盾，一会儿说我长大了就知道了，意思不就是我还没有长大吗？现在又说我已经长大了，让我自己装包时也是这么说的，不知道为什么她要选在二年级的暑假认为我应该已经长大了。一会儿没长大，一会儿长大了，我又不是气球，吹气就长大，放气就变小。

我又气鼓鼓地说：“我就要叫他苏热阿布卡特。”

妈妈皱起了眉头，说：“哪有叫自己爸爸名字的？太没礼貌了！”

我说：“那我就叫他苏热阿布卡特爸爸，这样他的名字就更长了。”

我掰着指头数了数，一共八个字，比我的名字还多三个字。

我把暑假作业本放在旅行包的最上层，我的包就算装完了，现在只要等那个吉普车叔叔来就可以了。



## 2

### 去库如奇的路上



我一直以为尼尔基镇是一个很大的地方。当我们坐着吉普车叔叔的吉普车一直往镇子的西边开，直到开上一条窄窄的灰色大路时，感觉也就是十分钟的时间。吉普车叔叔说这条路叫 111 国道，沿着这条道开到头就是北京。

我兴奋地大喊：“真的吗？”

叔叔说：“对，不过我们走的是反方向，我们去的是更偏僻的地方。”

我瞬间泄了气，还以为这次出行至少能拉近跟北京的距离。

叔叔又说：“我以前在这条道上，就是离镇子和村屯都很远的路段，看到过一只狐狸。”

我又兴奋起来了，问他：“是真的狐狸吗？《动物世界》里的那种吗？动物园里的那种吗？”

叔叔点点头，说：“是的，是一只白色的狐狸。”

我问：“那你没有下车摸摸它吗？”

叔叔笑了笑说：“我也想啊，可是还没等我停车，它就跑远了。”

我充满期待地问：“它这次还会出现吗？”

叔叔说：“不会吧，能看到狐狸的概率实在太小了。”

这个叔叔真是擅长让人瞬间兴奋起来，然后再浇一盆冷水让人心情低落下去，去不了北京欢乐谷坐过山车，他却让我心情一个劲地坐过山车。

我以前从来没见过这个吉普车叔叔，他坐在司机的位置，两只手不停地摆弄着方向盘，妈妈坐在他旁边那个叫作副驾驶的位置。不知道这个座位为什么被叫作副驾驶，它跟驾驶汽车一点关系也没有。我觉得它应该叫“妈妈座”，因为不管是眼镜叔叔的车还是吉普车叔叔的车，妈妈都不允许我坐在那里，好像那是她的专座，她总是说很危险什么的。



妈妈见我听到叔叔的话之后情绪有些低落，就转过头对我说：“等到了你爸爸那里，你就可以看到很多马，说不定林子里还有别的小动物，兔子啦，野鸡啦……你之前不是还说养马很好玩吗？”

我说：“我不喜欢马，也不喜欢兔子、野鸡之类的。”

妈妈说：“为什么呢？”

我说：“马的身子看上去光溜溜的，不是毛茸茸的，兔子好像只有小女孩才会喜欢吧？野鸡我不知道，没见过，但我不喜欢鸡鸭鹅。”

妈妈叹了口气，说：“那你喜欢狐狸？”

我说：“是的！”

妈妈说：“它们很凶的，搞不好会把你的手指头咬掉，你还喜欢吗？”

我说：“喜欢不喜欢有什么好说的，反正也见不到！”

吉普车叔叔好像是感觉气氛不大好了，便插话进来跟妈妈说：“这孩子是纯达斡尔族的吧，你怎么不跟他说达斡尔话呢？”

妈妈说：“说呀，他都听得懂，但是他从来不说。”

叔叔奇怪地看了看我，然后问：“他叫什么名字？”

好吧，又扯到我的蠢名字上了。